

Das ist der edel Bitter-Marcho polo von
Niedig der groß landfarter-de mus blithheit die großen wunder der welt
die er selber gesehen hat. Schön dem aufgang

莫里哀 戏剧全集

1



文化艺术出版社

Das ist der edel künste-Morcho polo von
 zureich die groß landfahrer die aus keltreibe die großen künste die welt
 die er selber gesehenn hat: Sonst auß gang
 zu dem wyrdig der künste der gleich die nicht mehr gehört
 zu dem wyrdig der künste der gleich die nicht mehr gehört



莫

里哀如此伟

大，每次读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奇。

——歌德

想

学会戏剧技

巧，就该师法莫里哀。

——艾克尔曼

ISBN 7-5039-1847-0/J · 555

定价：23.00元(全4册 96.00元)

25-65-34
M86a
1

莫里哀 戏剧全集

肖熹光 译



译 序

一、关于本译著的几点说明

本译著所依据的原文是：

Théâtre Complet de Molière (《莫里哀戏剧全集》)，原版正文发表于 1682 年，1944 年在巴黎由 Ernest Flammarion, Éditeur 刊印。

主要参考文献有：

1、The Works of Mr. de Molière (《莫里哀作品集》)，由 John Ozell 翻译，1714 年在伦敦出版，1967 年在纽约由 Benjamin Blom, Inc 再版。

2、Robert Jouanny 编的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lière (《莫里哀全集》)，1962 年，巴黎。

3、George Couton 编的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lière (《莫里哀全集》)，1971 年，Éditions Gallimard。

4、Jaques Arnavon 编的 L'École des Femmes de Molière (《莫里哀的〈妻子学校〉》)，巴黎。

5、有 F.C.Green 作序言的 Selected Comedies of Molière (《莫里哀喜剧选》)，1951 年，伦敦。

6、John Wood 编的 *The Misanthrope and Other Plays of Molière* (《莫里哀的〈愤世嫉俗者〉及其他》), 1978 年, 伦敦。

7、《莫里哀喜剧选》, 1959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8、《莫里哀喜剧》, 1984 年, 李健吾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9、《莫里哀全集》第一册, 王了一译, 1935 年, 商务印书馆。

这些参考文献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仅举三例: 例一是, 《迷人岛之乐》的那三部作品, 法文《莫里哀戏剧全集》中有而不全, 参考文献 1 和参考文献 3 中则有, 而且全, 为本译著做了补充。例二是, 在莫里哀著作中, 拉丁文、希腊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土耳其文等的对话或诗句不少, 这些大都在参考文献 1 中有英译。在《西西里人》一剧中的那些土耳其语的翻译以及在《没病找病》一剧中意大利语的翻译, 我采用了参考文献 6 中的英译。例三是, 参考文献 4、5、7、9, 特别是 9 中根据 Grimarest 所著的 *Vie de Molière* 而节译的《莫里哀传》, 为本书《译序》中的“莫里哀的生平和其戏剧生涯”一节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谨致谢意。

本译著中的法语姓名和地名以及别国语的姓名和地名的汉译名, 力求统一和一致。但以何为标准呢? 一是 1970 年北京辛华编的《法语姓名译名手册》(翻译参考资料); 二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汉词典》的附录三法语姓名表和附录四地名表; 三是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

这里, 我们还需要谈谈外文汉译的原则问题。严复曾提出“信雅达”, 鲁迅则说, “宁信毋顺”, 也就是, 信和顺有时是有矛盾的。通常又有意译和直译之分, 现代还有人提出什么科学

派与艺术派。具体到莫里哀著作的汉译说，在参考文献9中，王了一说了这样一段话：“窃谓译文学书如临画，贵得其神；否则虽描摹不失纤毫，终无是处……吾国文字之组织与法文相去奚啻倍蓰，若必字字比傅，将佶屈聱牙，不可复读。兹所译剧本，取便表演，尤贵流利，俾能上口。”王了一的这段话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我意以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英、法文语法和词汇日益影响汉文的新情况下，即使翻译像外国戏剧这种文学书籍，还是信与雅达并举、意译与直译并举、信与顺并举以及“贵得其神”与“字字比傅”并举的好。若用我的话，就是可信度与可读性并举。可信度是前提，是基础；可读性是目的，是结果。不过，上述原则，即使很好，关键在于实践，最后还是要读者说了算。

二、莫里哀的生平和其戏剧生涯

如果你去过巴黎，在凡尔赛宫看到莫里哀的喜剧厅；又如果你去过伦敦，在牛津大学的皇后学院看到伊利莎白一世曾在那里欣赏过莎士比亚戏剧的学院大厅，那你就会有这样一种联想：没有伊利莎白一世时代就不可能有莎士比亚，同样，没有路易十四时代就不可能有莫里哀。

莫里哀生于1622年1月15日，死于1673年2月17日晚。路易十四生于1636年，死于1715年，他1643年继承王位，那时他还不到7岁，由他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娜（Anne）摄政，母亲的宠臣、意大利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任首相，掌握实权。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加强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宣称他“自己将是自己的首相”。并在议会发表演说：“先生们，你们认为国家是你们的吗？朕即国家。”在经济上，

他 1665 年起用科尔贝尔 (Colbert)，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他提高外国商品入口税，开办海外贸易公司。法国那时生产的丝、法兰绒、缎子、水晶、瓷器、手工刺绣的毡子，不但遍销国内，且输出到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土耳其等国。在军事上，他东征西伐，推行对外扩张政策。

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年代，由于经济发达和社会繁荣（但其晚年国库空虚），文化艺术事业，特别是戏剧事业蓬勃发展，除世界喜剧大师莫里哀外，还有享誉世界的法国悲剧作家拉辛 (Racine, 1639—1699)，他曾任路易十四宫廷史官；法国悲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高乃依 (Corneille, 1606—1684)。除戏剧外，还有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 (La Fontaine, 1621—1695)，他对欧洲寓言作家影响很大；以及诗人和评论家布瓦洛 (Boileau, 1636—1711)。

路易十四的统治，终于 1715 年。

莫里哀正好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前半期。

莫里哀的原名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 (Jean Baptiste Poquelin, 或简称为 J.B.P)，他出生于巴黎的圣安诺烈路 (Rue Saint-Honoré)，靠近枯树路 (Rue de L'Arbre-Sec)。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装饰商，曾为法王路易十三的侍从，他们的店设在巴黎中央菜市场 (Les Halles)。莫里哀的母亲叫玛丽克列西 (Marie Cressé)，也是装饰商的女儿，店也设在巴黎中央菜市场。

莫里哀的父母准备把他培养成一个装饰商，直到他 14 岁时，还在店里做事，他们只教他读书写字，能满足商业上的需要就够了。但莫里哀的祖父是一个戏迷，常常带他到布戈涅府剧团 (Hôtel de Bourgogne) 去看喜剧。莫里哀的父亲对此大为不满，生气地问道：“难道您有意把他培养成一个戏子吗？”莫

里哀的祖父回答说：“但愿上帝保佑他将来成为像贝尔洛斯(Bellerose)那样好的一个戏子。”(贝尔洛斯是当时有名的一位演员)

莫里哀 14 岁时(即 1636 年)，他父亲才决定把他送进耶稣会学校，即克列蒙学校(Collège de Clermont)，后改名为大路易学校(Collège Louis-Le Grand)。他在该校一直读到 1641 年，共五年。孔代(Le Grand Condé)的弟弟孔第王子(Le Prince de Conti)，当时才 7 岁，与莫里哀同学。

在这五年内，他还进入哲学班。与他同时进哲学班的还有沙贝尔(Chapelle)、贝尼叶(Bernier)和埃斯诺(Hesnault)。沙贝尔，是诗人，后来不但是莫里哀的好友，且与拉辛和拉封丹有交往。贝尼叶，是旅行家，著有一部《旅行记》。埃斯诺，翻译过拉丁大诗人鲁克列西(Lucrèce)的诗。在哲学班讲学的是有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迦桑狄(Gassendi)。莫里哀从他那里学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它既反对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也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神是“第一推动力”的理论；它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在，但又认为神是一个不朽的幸福实体。

在哲学班里，莫里哀还有一位同学叫西哈诺(Cyrano)。此人性情暴戾、好斗，以凶狠著称，刚投身于文学事业即不幸早逝。莫里哀写的《斯卡潘的诡计》有一部分就取材于西哈诺写的《被戏弄的学究》(Le Pédant Joué)。

莫里哀离开学校后，19 岁那年，代行他父亲的职务，侍从路易十三到那尔班(Narboune)旅行过。有一种说法，说 1642 年莫里哀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奥列安(Orléans)去学法律；直到 1645 年 8 月，莫里哀才回到巴黎，当年并考得了律师的职务。他从此以后，即从事法庭辩护。

无论是他做装饰商或者是国王侍从，还是从事律师工作，

他总是念念不忘戏剧，他酷嗜喜剧，并拟以此为职业。

据说在这时候，莫里哀拜过斯卡拉穆歇（Scaramouche）为师。斯卡拉穆歇是意大利喜剧中穿黑衣服、蓄长唇髭的丑角名字。这个斯卡拉穆歇是前首相马萨林从意大利聘请来的。马萨林和那时在任的首相李歇里欧（Richelieu）都是红衣主教，当时法国的戏剧是受到他们保护的。

当时的社会风俗往往是朋友相聚，演戏为乐。就在那时，莫里哀和几个年轻的戏剧爱好者组成一个剧团叫“光耀剧团”（Illustre Théâtre）。他们演了几次戏，聊以自娱。当他们自己娱乐不久之后，便想公开演出，谋取一点利益。

但在欧洲 17 世纪，舞台被视为通向地狱之门，演戏这一行业是伤风败俗的，被教会所排斥，演员死后不能以基督徒礼仪殡葬。故莫里哀投身戏剧事业，不是徒知其乐，而没有思及其忧；他的父母也是反对他抛弃装饰商和律师的职业而干这种行当，但这最终敌不过莫里哀对戏剧的热情和执着的追求。

剧团成立后，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就改名为莫里哀。

这个剧团的剧场刚开始时在奈尔门（La Porte de Nesle），后又迁至圣保罗门，最后迁至圣日耳曼堡的白十字网球场（Jeu de Paume de la Croix-blanche）。但演出成绩欠佳，剧团负债累累。当时剧团对外负责人是莫里哀，因为负债，他被捕入狱，幸亏他的父亲替他还了债，才出了狱。

恰逢此时，该剧团的保护人奥莱昂公爵（Le Duc d'Orléans）因出征离开了巴黎。这时光耀剧团也去了外省。他们走遍法国（主要在南方各省），时间从 1645 年算起，直至 1658 年，达 13 年之久。经过地域之广，历时之长，接触公众之多，生活阅历之丰富，磨炼摔打之艰辛，就莫里哀而言，在法国古典诗人作家中，可以说是第一人。

对于莫里哀和其剧团此段生活的艰辛和其坚忍不拔的毅力，斯卡隆（Scarron）于1651年发表的《喜剧的故事》（Le Roman Comique）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他们在泥泞道上艰难地跋涉着，一群小孩跟在他们后面尖声喊叫，一些粗鲁无知的农民以敌意的眼光瞧着他们，行政或司法官吏盘问他们，卑鄙的小旅馆老板欺诈他们，无礼的小地主瞟视着他们的女演员。但他们全体成员都甘之如饴，刻苦工作，并忠于他们的领导和艺术。

看来，莫里哀后来作的喜剧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并雅俗共赏、久盛不衰，这跟他这段经历体验很有关系。

这个剧团开始时的主持人是贝雅（Béjart）兄弟。从1652年开始，莫里哀才成为剧团的领导人。这个剧团发展的结果，已是一支精干的队伍：计有贝雅兄弟、贝雅小姐（玛德莱娜）、阿耶芒德小姐（玛德莱娜之妹）、迪帕克、迪帕克太太、格朗热太太和她的丈夫、迪克鲁瓦西等。

莫里哀在外省的十三年中所写的剧本大多散失，保留下来的只有四部：《嫉妒的勒巴尔布耶》、《冒牌医生》、《难得的糊涂》和《爱情纠纷》。前两部是即兴之作，可以说是意大利式的闹剧或喜剧，它们创作的年代不详。后两部是以意大利风格写成的诗体喜剧。1653年莫里哀剧团经过里昂的时候，演出了他的喜剧《难得的糊涂》，相当的成功。接着1656年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上演了《爱情纠纷》，也很成功。这两部喜剧的演出，使剧团声名鹊起。这时候莫里哀的老同学孔第王子闻讯，特意欢迎他的剧团到贝西叶（Béziers）演出。这给了莫里哀体面，也使剧团的声誉更高。

在此期间，孔第王子注意到莫里哀的一切美德，心中十分佩服，有意要莫里哀做他的秘书，但莫里哀婉言拒绝了。莫里

哀的朋友们责备他不应该不接受这样好的位置，莫里哀却对他们说：“先生们，还是让我们不换位置吧。……再者，你们想想看：我这玩世不恭的人，在大人物身边做事，适当不适当？……还有一层是最重要的：这一班人跟我来这样远，如果我做了官，怎样安置他们？谁来领导他们？他们信任我，依赖我，而我却丢了他们，这问心何安？”其实，那一班人当中他最难舍的是玛德莱娜·贝雅，她已经控制着他的心，使他不能跟随孔第王子。

1658年10月，莫里哀剧团受到孔第王子的保护，由外地回到了巴黎。10月24日，莫里哀剧团走进了罗浮宫，在国王面前演出高乃依的悲剧《尼哥迈特》（Nicomède）和莫里哀在外省时编演的两出闹剧。一出是《恋爱的博士》（Le Docteur Amoureux）；另一出是《学校的先生》（Le Maître d'École）。这是两出意大利风格的闹剧，可惜散失。这次演出后，国王路易十四十分高兴，把小布尔邦剧场（Le Petit-Bourbon）拨给他们，叫他们和意大利喜剧剧团轮流使用。从此光耀剧团改名为御弟剧团（Les Comédiens de Monsieur），并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保护。

回到巴黎后，莫里哀生怕巴黎的观众不像外省人那样欢迎他，他常对朋友们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有知识的人们，也还喜欢看我所表演的戏剧呢？其实，我若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不会觉得它有一点儿兴味的。”有一个朋友回答他说：“觅笑的人遇着可笑的事就笑，朝臣与平民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1658年11月3日，他们在巴黎演出了《难得的糊涂》，12月又演出了《爱情纠纷》，都大受欢迎。

但莫里哀的朋友、诗人和评论家布瓦洛在其《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中劝告喜剧诗人莫里哀要“研究宫廷，认识

城市”。莫里哀从外省回到巴黎后，他的戏剧创作就走上了这条道路。1659年他编出了第一部巴黎剧《可笑的女才子》，并演出得很成功。演出的票价第二天就加了三倍，一连演了四个月。初次开演时，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米那歇先生(M. Ménage)去看了。他说：“这出剧开演之后，观众没有一个不欢迎的，我个人也很满意，我早就料到有好结果。”有一天，戏正在表演的当儿，池座中间有一个老头儿高声叫道：“莫里哀，努力，努力！这才是好的喜剧！”

莫里哀在《可笑的女才子》中扮演了马斯卡里尔。

《可笑的女才子》的问世，是莫里哀喜剧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转折。但这部讽刺喜剧，触痛了当时自命风雅的贵族老爷和贵族妇女，一度被禁止演出，由于路易十四的旨意，禁令不久即被撤消了。

1660年上演了《斯嘉纳赖尔》(或名《多疑的丈夫》)。这是一部独幕诗剧，演出也很成功，获得观众的喝彩，同样引起路易十四的注意。但与此同时，也树立了敌人。巴黎有个布尔乔亚，他有句名言：“做王八比死合算。”他妻子貌美，他怀疑她有外遇，他恨不得杀死他假想中的奸夫，却又胆小如鼠。他因而认为剧中的斯嘉纳赖尔影射的就是他。他不胜愤怒，竟向他的朋友说：“我要告他一状；好的检察官一定应该制止这种人的无礼；这是城市中的瘟神；他们专观察一切而把它变为可笑的事情。”但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往自己脸上抹黑，这才阻止了他。但此时，本因为《可笑的女才子》的上演而对莫里哀已怀恨在心的一些贵族老爷和妇女们，却火上添油，同仇敌忾，居然通过路易十四的一个建筑师来打击莫里哀，以需要拆下小布尔邦府的材料来建筑罗浮宫的柱廊为借口，把莫里哀的剧团赶至街头。幸亏不久路易十四又把王宫剧场(Théâtre du

Palais-Royal, 为李歇里欧所建) 拨给莫里哀的剧团使用。

1661年2月4日,莫里哀在王宫剧场演出了英雄喜剧《嫉妒的王子》(或名《纳瓦尔的唐加西亚》)。但没有成功,应该说彻底失败了。剧本没有付印,他逝世后,有人才将其刊行。

这次的失败,他的敌人以为他会从此倒下去,也像其他喜剧作家一样到了才尽之时。但同年的6月24日,演出了《丈夫学校》。这是适应潮流的作品。吴达元在《莫里哀喜剧选》的序言中指出:“他从情节喜剧走上风俗喜剧,开始对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莫里哀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原则,两种不同的爱情观念;整个喜剧表现着新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旧的、落后的、中世纪封建式的世界观之间的冲突。”

但当时也有反对这部喜剧的,那时有一位不成名的作家说:“写这样一部戏剧,算不了什么:这是从德仑西(Térence,古罗马剧作家)的《阿德尔夫兄弟》(Les Adelphe)脱胎来的。抄袭的地方那样多,自己写的地方那样少,这还不容易吗?”但这类话,没有人真听,《丈夫学校》的演出,还是获得观众的喝彩,为人们所欢迎。

1661年8月,莫里哀在宫廷内演出了《讨厌的人们》,同年11月4日又在巴黎公演。这是一出芭蕾舞和风俗喜剧结合在一起的三幕诗剧。剧中人物各种各样,描写自然,笔触鲜活,喜剧与芭蕾舞混为一体,很受群众欢迎。但宫廷中和城市里都有人认为剧中把他们刻画得太可笑了,于是对莫里哀进行攻击。不过,这类恶意的批判等于螳臂挡车。米那歇先生说:“《讨厌的人们》是莫里哀先生的佳剧中的一部。”

1662年《妻子学校》上演。《妻子学校》的主题思想基本

上与《丈夫学校》相同，但前者的艺术价值更高。这因为它思想深邃，笔触尖锐，刻画入微，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穿透心灵。故而有见解和有见识的人对它表示赞赏，将莫里哀视为一个高不可攀的剧作家，认为该剧的主要情节没有什么可指摘的。连布瓦洛都对它表示赞扬，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喜剧在欢笑中道出真理，滑稽的话语包含着渊博的教诲。但宫廷中一些大臣、贵族妇女和社会上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假装正经的女人、宗教信徒以及所谓的才子们则竭力反对它，反对声势之大，风浪之高，实前所未有。他们认为它粗野、不正当和亵渎宗教。布戈涅府剧团的演员们也攻击它。莫里哀气愤不过，进行了反驳。于1663年演出了《〈妻子学校〉论战》。该剧很受观众欢迎，因为一则它迎合时代，反映了一部分正直的观众的心声；二则它编得别具心裁；三则它等于是一篇精辟的戏剧评论，一篇檄文，正中时弊。接着1663年10月14日《凡尔赛即兴》初次开演于国王之前，同年11月4日又在巴黎公演。该剧是演员们之间一种讽刺的谈话：在谈话间，莫里哀尽量自由地抨击他所不满意的宫廷人物和布戈涅剧团的演员们。一个叫布尔索先生（M. Boursault）的写了一部剧作，叫《画师的肖像》（Le Portrait de Peintre），是攻击莫里哀的；这位被人当枪使的劣等作家，在《凡尔赛即兴》这部喜剧中也被嘲弄。

《妻子学校》的演出，盛况空前。我在《几度春寒》一书中曾写到：“第一天的收入就高达1,518利佛尔，当它跟《〈妻子学校〉论战》一起演出时，6月10日星期日那天则达1,600利佛尔。6月15日星期五那天竟达1,731利佛尔。姑且不说那些内部的演出，比如在路易十四罗浮宫，在斯瓦松伯爵家，在李歇里欧公爵家，在科尔贝尔家（在《妻子学校》上演期间，路易十四已任命

他为首相),在洛皮塔尔元帅家,在博福尔公爵家。除在耶稣复活节停了几天外,从1662年的12月一直演到1663年7月,超过60场,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就是在以后,以法兰西剧院为例,《妻子学校》从1680年到1935年,演出亦达1,274次。”

莫里哀40岁时即在1662年和阿尔芒德·贝雅结了婚(这位新娘年约二十一二岁)。根据出生证明,她是玛德莱娜·贝雅最小的妹妹,但又传说她是玛德莱娜的女儿,因为据说玛德莱娜曾和人秘密结过婚,生下过一个女儿。

莫里哀的婚姻生活是很不幸的。

上已述及,他在事业上有敌人,殊不知他在家庭生活上也有敌人,加上痼疾缠身。这位喜剧大师尽管誉满天下,给人欢乐,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哭笑不得,啼笑皆非。

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悲剧大师莎士比亚不幸的婚姻生活。

莫里哀晚婚,妻子几乎比他小20岁;莎士比亚却是早婚(18岁即结了婚),妻子比他大8岁,并且是个乡下姑娘。

关于莫里哀的妻子阿尔芒德·贝雅,他曾有过这样一段描绘:“她的眼睛很小,而她的眼神却很有吸引力;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光辉和最能感动人的一双眼睛。她的嘴很宽,但有特点。她的身材虽不高,但她走起路来,十分轻盈活泼,肢体也很协调匀称。她的言语举止都似乎疏忽随意,但在疏忽随意之中却别有韵味。她的态度不知有什么风趣,竟能款款地透入人心。再说,她的心思是绵密精细,她的谈话很动人;她的脾气一刻十八变,但美人的一切坏处都是好的,也都是人们所能容忍的。”

她是莫里哀剧团的成员,可以说是莫里哀的徒弟,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演员。她的嗓子是那样动人,令人以为她的心里真有热情,而不仅仅是嘴里的表现。她在念台词时或者说道白

时，很能表示她的情趣，甚至她的台词念完了，她的戏似乎还继续着，令人有余音绕梁之感。在舞台上，当她不说话的时候与她说话的时候表演得差不多一样的精彩。她相信自己有很好的嗓子，能博得观众的欢心，故她扮演不同的角色时，必换另一种声音。

她做了莫里哀夫人后，既有身分，又是好演员；加上年轻貌美，并爱修饰，但她的修饰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莫里哀。她的行为常常不检点，竟使莫里哀成了一个真正的“斯嘉纳赖尔”。他们夫妻不和，莫里哀很痛苦。有一天他的老朋友沙贝尔得知他的痛苦后，对他说：“最可笑的是，她既然不能以相当的爱情来报答你的热情，你又何苦再爱她呢？假使是我遭逢不幸，也到了这种地步，又深知那女的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爱，那么，我一定十分轻视她，以致把我的热情医治好了。……一个人生了气，往往以报仇替代了爱情；你的妻子既使你痛苦，你何妨报复一下？……”莫里哀静静地听了这番话之后，遂问沙贝尔是否恋爱过。沙贝尔回答说：“是的，我曾经恋爱过，像一个聪明人那样地恋爱过；但是，为我的名誉起见，应该做的事我一定做，决不觉得这样为难；像你这样没主意，我真替你害羞。”

莫里哀说：“我看你显然是不曾恋爱过，所以你把爱情的表面看做爱情的本身。关于爱情的力量，例子很多很多，我也不必与你细说。我只把我的困难很忠实地告诉你，让你知道，当爱情把它的势力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不由自主！我很了解人类的心理，所以我天天刻画他们的真相，……我研究过人类的弱点；虽则我的知识告诉我怎样可以逃避危险，然而我的经验却告诉我这危险是不能避免的。我天天观察自己，得到这种见解。我生来就是多情的；我以为我可以努力

去引起她那时间所不能破坏的情感，使她逐渐地爱我；凡所能达到这一地步的，我都没有忘了做。当我娶她的时候，她的年纪很轻，我看不出她的坏倾向；我以为我也许会比那些在同等情况之下的人们幸福些。结婚之后，我仍旧加意向她献殷勤。但是，我觉得她对我那样不关心，我开始知道我的一切预防都没有顶用，而她之待我，与我昔日所期望的幸福相差很远。我也怪我自己，在丈夫的地位不应该那样小心殷勤，并自以为她之所以对我脾气不好也许只是因为她对我没有什么爱情。但后来我从各方面看来，都知道我误会了。结婚不久，她对基歇（Guiche）伯爵有了极热烈的爱情，社会上传扬得太厉害了，我表面上的安静也保不住了。我既然没法子否认这件事，就只好努力抑制我自己：我心力交瘁，无非为此；凡是能安慰我的事物，我都引以为助。我认为她的一切价值仅在于天真单纯，因此之故，自从她不贞之后，她便毫无价值了。但从那时起，我还是决意与她生活下去，就像是一个善良的男人有了一个风流的妻子，尽管人家怎么说……但是，我很伤心：她是一个不美的女子，她的一点儿智慧都是我教养出来的，而她在一时之间便推翻了我一切的哲学！……你会对我说：这样恋爱竟成了疯子的恋爱。而在我看来，凡是没有细心体验过宇宙间这种爱情的人，可以说是不曾真的恋爱过。……我的思想被她占住了，没有了她，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乐趣。当我看见了，就发生了一种感触，一种兴奋，这种心情，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这么一来，我立刻丧失了思考的本能，我再也没有眼睛去查看她的过失；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可爱的。疯，岂非到了极点？我所有的一切理论都只使我认识了我的弱点，但无法解脱，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莫里哀的这席话，沙贝尔能不觉得奇怪吗？一个世界级的